

# 法網



瀋陽市文聯編印

時間：一九五一年四月

地點：瀋陽

人物：王愛民，三十七歲，某工廠車間組長

其妻，三十四歲，居民小組長

刁長風，二十九歲某工廠工人，王之內弟

，特務。

公安員。

景：王愛民的家，裏屋住着愛民夫妻，外屋住的是刁長風，這個屋裏正面有一個窗戶，擋着窗簾，靠着窗戶擺着一張八仙桌，桌子上放着無綫電收音機，茶壺、碗、桌子，右邊有架鐵床，床下放着一個又厚又大的木箱，緊緊鎖着。

幕開：王妻坐在床上做針線活計，刁長風在徘徊着，沉思着，時時注意到窗外。

妻：你好點沒有啊？

刁：腦袋還有點疼，

妻：藥吃完了嗎？

刁：吃完啦，

妻：那你躺下蓋上被發一發汗吧！

刁：不用啦，一會就好啦，（走到桌前撥開無綫

電）

（無綫電廣播）：新華社天津四月二日電，天津市軍管會，軍法處，接受本市各界人民的控訴和要求，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於三月三十一日槍決一批反革命罪犯，在處決的反革命當中，有一大批是長期作惡，破壞革命工作鎮壓工人及學生運動，負有重大血債的首惡份子，例如，劉達禮是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又是忠義普濟社特務，解放後隱瞞反動身份，潛伏在海河工程處修理廠內，曾破壞該廠

的最大電滾，還有著名大工賊苑寶璜，他是

……（刁不耐煩的把收音機閉上，拿出烟來

依在桌角抽着 沉思着，）

妻（聽的正高興，忽然沒聲了。）你咋把匣子

閉上啦？

刁聽它幹甚麼，怪心煩的。

妻聽聽這帮壞蛋的罪過唄！

刁算了！和咱有啥關係呀？

妻咋沒關係，咱們老百姓都叫這帮玩意給欺侮

壞啦，

刁那是過去的事啦！

妻你沒聽匣子裏報告嗎？解放以後還把廠子裏

的大電滾給破壞啦呢！

刁（假裝刁）可也真是的，解放以後怎麼還不

學好呢！

妻學好，是狗改不了吃屎的，非得把它們殺淨

了不可，

刁人家天津的事，跟你是井水不犯河水呀！你

這是上甚麼火呀？

妻我如今晚兒也明白點道理啦，這些特務都是

一個鼻子眼出氣 沒有一個好餅，（回想）

你是不知道啊，在小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時

候，你姐夫可叫這帮鬼崽子給整壞啦！

刁我姐夫也擦過那熊掌嗎？受過什麼苦？

妻早先前，那個沒擦過打擦過罵，再不就說和

八路有連絡，叫它們無緣無故給弄斃死的可

多啦，遇着姑娘它們就給強姦，我一想起來

都恨死啦。

刁慢慢就好啦，得一點一點改治嗎！

妻（想起別的事）長風 你說也真怪，八路電

打仗的時候和老虎一樣，進城以後就跟綿羊

一樣啦！威風不都那去啦！

刁這也是本路黨的政策嗎！

妻甚麼政策都好，就是對壞蛋們寬大政策不好

，我有一肚子意見。

刁你有意見也是白搭呀，八路講的好，（就像

得意似的)立功贖罪，改過自新，坦白寬大嗎！

妻：我要常常這麼整啊，咱們可就別想過好日子

啦！

刁：怎麼說呢？

妻：你想想，特務要把工廠破壞啦，搗甚麼生產

啊，咱們攔陰過日子呀？

刁：你怎麼知道能破壞工廠啊？

妻：你姐夫回家跟我說的呀，工廠裏的電滾又有  
人往裏放石頭子啦！

刁：(故作鎮靜)那『興許』是掃地沒加小心掃  
進去的吧！

妻：我聽說廠房裏可乾淨啦，連個土星都沒有，

刁：那可真奇怪啦，(試探的)廠子裏沒調查  
嗎？

妻：這個……我不知道，

刁：(假意)我看這個事非得要好好整整不可，

『若不解』把機器破壞了，咱們飯碗子不就

跟着打了嗎？

妻：打飯碗子是小事兒，主要的是防碍生產哪！

再說，國家的財產得受多大損失呀！

刁：我姐姐真進步啦！(諷刺的)張嘴是防碍生  
產，閉嘴是國家財產，怪不得咱們工人宿舍  
大家伙都選你當居民小組長啊！

妻：你看親兄弟還逗親姐姐呢？說真的，這還不  
是多虧共產黨來了學習的呀！

刁：(狠狠的譏諷)共產黨對你的感情是真不小  
啊！

妻：那可咋的，(忽然想起)長風啊，咋個你  
們廠子裏又帶出一種謠言來啦，你知道不？

刁：(驚訝)我不知道呀，是甚麼謠言？

妻：不知道是誰說的！安東都沒有人啦，火車也  
不通啦！

刁：一天一個變化，那也是說不一定的事呀！

妻：你知道嗎？

刁：(窘往)我……我怎麼會知道，我是這麼想

啊。

妻：（肯定的）我告訴你吧！我今個兒早晨到隔壁張大嫂家去串門，他娘家爹是前三天從安東來的，人家說安東和過去一個樣，就沒那『八宗事兒』，純粹是胡造謠言。

刁：啊，啊，是謠言。

妻：這又是壞蛋們放的屁，你可別信哪，千萬別上他們的當啊！

刁：我不信 我不信，你兄弟決對上不了當。

妻：這種事我看誰也不怨；就怨……

刁：怨誰呀？

妻：怨政府太寬大了，對這些壞人該殺的不殺，該押起來的不押，叫它們逍遙法外，盡去做壞事兒。

刁：將來把它們腦筋打通了就好啦，

妻：沒個通，都是些死木頭疙瘩，甘心給蔣介石和美國鬼當走狗，非得槍斃不可，

刁：你說的也太狠啦。

妻：對壞人不狠還行啦，這回政府發表了懲治反革命條例，特務們就別想再活動啦，（狠狠的）

刁：說是說，辦是辦，全中國這麼大地方上那兒抓淨呀！（自滿的）再說那個特務沒有兩下子……

妻：如今晚兒老百姓覺悟都提高啦，

刁：提高啦能咋的，他認得誰是特務，特務腦袋上也沒貼着記號呀？

妻：叫你說就沒有辦法整啦！

刁：你說有啥辦法？

妻：每個居民小組裏調查每個居民小組裏的人，每個工廠調查每個工廠裏的人，還有個調查不出來的，

刁：對，對，這個法子挺絕呀。

妻：老百姓自個兒的事兒，自個兒再不想辦法還行啊！

刁：對，對，

妻：長風啊，咱們知道誰是壞人咱們就檢舉誰，幫助政府把壞蛋都抓乾淨，

刁：（假意的）對，我在工廠裏一定要盡盡全身力量來檢舉壞人，

妻：對，你也別忘了共產黨對待你的好處呀！

刁：（惡意的）我絕對忘不了，

妻：（忽然想起）光顧跟你嘮啦，我還有事呢，

刁：（不安的）啥事呀？

妻：到小組去開會去，（到裏屋去，刁走到窗前往外看，王妻拎着布兜上）

刁：多會回來呀？

妻：沒有一定（走到門口）你躺下睡吧，好出汗。

刁：知道啦，

妻：你姐夫回來告訴他，飯在鍋裏熱着呢。

刁：啊，（王妻走下去以後，刁鬼鬼祟祟的開門往外看急急回來，打開床底下的箱子，拿出很多反動傳單放在兜裏，正在拿手槍時外邊

有脚步聲咳嗽聲，刁急忙把箱子鎖上，心神不定，沒等站起來，王愛民走進來）

王：你今個咋又沒上班呀？

刁：我請假啦，

王：（打量刁）又怎麼的啦？

刁：渾身不舒服，到醫院去看一看，

王：廠子裏不是有醫務所嗎？

刁：咱們醫務所能治啥病，連點好藥都沒有。

王：工友們得大病都能治，你這點頭痛腦熱就治不了啦！

刁：（窘住）我……

王：（故意試探）你才剛蹲在那整啥來的？

刁：我……我沒整啥呀，（蔽蓋）我打算找一件襯衣（打岔）我聽大姐說；廠子裏，……

王：又出事兒啦！

刁：啥事兒？

王：有壞人往電滾裏放石頭子兒。

刁：怎麼知道的呀？

王：檢查出來的唄，

刁：他們膽子也太大了！

王：誰說不是呀，這幫反革命份子不殺淨，生產

建設就沒法子發展，

刁：（又試探）那廠子裏打算怎麼辦哪？

王：調查，研究一定要抓淨反革命份子！

刁：能抓住嗎？

王：不管特務們腦袋多麼靈，手腕多麼巧妙，他

是跑不出人民的手心的，

刁：你說這些特務也真怪，解放二年多啦，怎麼

還不知道改悔呢？

王：他們都是王八吃『秤鉞』鐵了心的死頑固，

還能有個改，

刁：（不語）……………

王：他看着咱們翻了身，當了家，就紅眼啦！

刁：（無意的）他們也有他們的計劃呀，

王：（驚起）你說啥？

刁：（掩蓋）我說……他們一定有計劃的破壞咱

們工廠啊！

王：（堅定的）咱們也有計劃的來，和他們作鬥爭。

刁：對，對，咱們要擦亮了眼睛看着，叫這些壞

蛋沒有空子可鑽，

王：長風啊！

刁：啥事兒，

王：我看你最近像有什麼心思似的，

刁：我……

王：啊！

刁：（故作鎮靜）我：我沒有什麼心思呀！

王：有就可以說出來，別放在心裏，

刁：沒有，沒有，（來回走着看錶）我到街上去

一趟（欲走）

王：這麼晚兒啦，還上那兒去？

刁：宋貴找我有點事兒，

王：明個兒再去吧！

刁：不，不，我去去就回來（慌張走下，王跑到

（窗上看）

王：這小子一定有事兒（拿起帽子打算出去攪，走到門前恰巧碰着王妻拎着布兜上來）

妻：你上那去呀？

王：我有點事兒！（仍要走）

妻：都八點多鐘啦！還到那兒去呀？（王開門看  
看走回來）有啥大不了的事，明個兒再辦  
吧！

王：我……：

妻：你吃飯啦嗎？

王：不吃啦，

妻：你有啥心思咋的？

王：我有點不放心，

妻：甚麼事呀？

王：長風的事唄！

妻：他又咋的啦？

王：我看他天天吊兒郎當的，不像似個幹活的，

妻：他不也天天上班嗎？

王：上班也是泡蘑菇，

妻：今個兒，他不是請假了嗎？

王：我不是說今個兒，（點着烟）早先他來的時候，我就不願意管，你偏叫我往廠子裏介紹，現在我可操老心啦，

妻：早先的事還提他幹啥？

王：你想想他在八一五光復以前就走啦，一下子就是好幾年沒看見，連個信都不通，瀋陽解放以後就『冷古丁』的來找咱，叫給找事，你說這能叫人不多心嗎？

妻：親戚嗎！他不來找咱？

王：你知道他以前幹啥來的？

妻：他不是說在北京念書來的嗎？

王：你知道嗎？

妻：我是他親姐姐，他還能胡弄我，

王：以前要不叫你那麼說呀，我才不管這個閒事兒呢！

妻：那還怨我呀？



王：不怨你怨誰，

妻：現在他不是幹得挺好嗎？

王：幹的好還說啥啦！

妻：年青人還有點不定性啊！

王：最近幾個月他的態度更有點變啦！

妻：變啦？

王：時常就是半夜回來，鬼鬼祟祟的，不知道他

繼去幹些啥事兒？

妻：你說……

王：我看他有點不可靠，

妻：怎麼知道的呀？

王：他的行動很不好，就像有什麼事兒似的，

妻：他能是壞人嗎？

王：現在也不敢決定，不過是有些嫌疑。

妻：嫌疑？

王：對啦，

妻：他是特務嗎？

王：誰敢說一定呀，我才剛回來的時候，看他神

色有點不對勁！

妻：他又上那去啦？

王：上老宋那去啦，（向妻）我前幾天已經告訴

上級啦，叫上級調查調查他。

妻：甚麼？你叫上級調查他？

王：對啦，我先問問你吧，懲治反革命條例你們

小組討論過啦吧？

妻：今個兒已經討論完啦，工會主任還給咱講話

啦呢！

王：盡講些啥呀？

妻：叫咱們幫助政府檢舉壞人，

王：這不就得了，檢舉壞人是咱們人民的責任，

那我告訴上級調查他，沒有作錯吧？

妻：誰說你作錯啦，我是說……

王：你放心，沒有造謠破壞行動，政府是不會抓  
他的，

妻：這些事情我都明白，不過我看他不像是個  
特務啊！

王：你敢保證嗎？

妻：他來的時候，不是說，因爲在北京鬧什麼『

七五』慘案叫國民黨給押到監獄裏去的嗎，

解放以後才把他放出來呀！

王：國民黨的時候，監獄裏是押着很多很多愛國人民，

妻：那不就結啦嗎！

王：可是反動派臨垮台的時候它們就使用花招  
啦，

妻：甚麼花招？

王：它們把訓練好的特務送到監獄裏去當做犯人，等政府把它們放出來的時候，它們就隱瞞歷史鑽到機關，工廠，學校裏邊去，做特務活動。

妻：真有這樣的事兒嗎？

王：特務們甚麼屎不拉呀！

妻：長風也能做那種壞事兒嗎？

王：現在還不敢說。

妻：你放心，我們倆是一奶同胞，他有啥事也不能瞞着我。

王：你別太大意啦，特務的心可毒辣啦，六親不認，就是他爹防害他的行動，他也會給殺死的呀！

妻：（不語）……

王：（解釋）如今晚兒咱們當家做了主，誰要來破壞咱們工廠，誰要不讓咱們過好日子，誰就是咱們的仇人。

妻：這些事兒我都明白。

王：咱們先打開他這個箱子看看（指床下箱子）才剛我看他蹲在那兒不整啥來的！

妻：那裏能有啥！等他知道了該不樂意啦，

王：實在親戚打開箱子看看又有啥關係。

妻：也沒有鑰匙呀！

王：我有。

妻：你攔那整來的呀？

王：很早我就想看看他箱子裏裝着甚麼東西，所

以才配了一個。你開一開試試行不行？

妻：多餘打開。（一邊說一邊拉出箱子，王走到窗前去）

王：沒有人，快點開開吧！（王妻開箱子，翻東西）

西

妻：（驚叫）啊！

王：甚麼？

妻：槍！（王急走到箱子前拿出來槍，手溜彈，

反動宣單）

王：槍，手溜彈，反動傳單（沉思）。

妻：（明白了）他……他真是特務啊！

王：這回弄清楚了罷？（想想）咱們趕快去檢舉

吧！（把手槍，手溜彈，傳單裝入布兜裏欲走）

妻：你等一等。

王：還有啥事兒？

妻：（內心在鬪爭着）我想……

王：證據都擺在眼前，還有啥說的呀！

妻：我們是一奶同胞親骨肉啊！

王：他是咱們敵人，咱們就不能講甚麼親戚啦，妻：以後叫我爹媽知道是咱們檢舉的，那我還有

啥臉見他們哪！

王：你可以跟他們講嗎，

妻：那我弟妹要哭哭啼啼的可咋整啊？

王：長風他媳婦很進步，知道他男人做這些壞事，也一定要檢舉它。

妻：再有……

王：還有啥？

妻：如果他罪過輕，將來政府把它放出來，還不

來報仇啊，

王：你放心吧！他們再別想站在人民的頭上啦！

妻：他的同伙要給咱們打黑槍呢？

王：反革命份子早就下的渾身發抖啦，再加上咱們加強了警惕，他們就沒空子可鑽啦。

妻：我看咱們把他放走，叫到別處去抓它吧！

王：放走？我看你以前很進步，現在你怎到有了

顧慮啦？咱們爲了生產建設，爲了咱們過好日子，別說是親戚，就是我親爹是反革命份子，我也要檢舉。

妻：我到不是落後，起先我也瞞怨過政府太寬大了，這回我不過是……

王：咱們要對這些壞人發慈悲，那是咱自個兒找苦吃，那是殘害咱們人民自個兒。

妻：（堅定）你不用說啦，快去吧！

王：我走啊！（又轉回）他回來的時候要隱住他呀，可千萬別叫他跑了。

妻：你放心吧！（王拎着贓物走下，王妻把箱子鎖上，推到床底下，繼續做起活計來，忽然在遠處有兩聲槍響，王妻急走到窗前去，看，刁長風慌張跑上）。

妻：回來啦。

刁：（不語，急忙打開箱子楞住）。

刁：誰打開我的箱子啦？

妻：不知道。

刁：不知道？放在箱子裏的東西怎麼沒有啦？妻：啥東西呀？

刁：（怒）你別明知故問，趕快給我拿出來！

妻：你那個箱子『成年六輩』也沒人動啊。

刁：那箱子裏的東西咋就沒有啦。

妻：你不是放到別處啦？

刁：我明明放在箱子裏啦。

妻：你再好好找一找！

刁：（滿頭大汗翻箱子）都找遍啦，也沒有啊（追問）你一定把箱子打開過？

妻：你別謬賴好人哪，咱們也沒有鑰匙擱哈開呀！

刁：（怒）那麼屋裏有鬼啦？

妻：你別在外邊不順序氣回家來找棧呀！

刁：找甚麼棧，你別盡跟我裝夢瞞。

妻：你瘋啦，怎麼罵起你姐姐來啦？

刁：你是誰的姐姐，你把東西給我藏起來，打算

陷害我，你就是我的仇人。

妻：仇人……（揭露）今個我也看見了真正的仇人，你隱瞞歷史，混入工廠，造謠破壞，打擊工人情緒，妨礙生產，想破壞咱們的好日子，你就是人民所不能饒的特務。

刁：你說甚麼？

妻：你是特務，你是殺人的特務。

刁：你再說，我就不客氣啦。

妻：你不客氣又能咋樣！

刁：我要殺你，我沒有槍還有這個（拔出刀）。

妻：你殺吧！你能殺我一個，可是全國老百姓你是殺不淨的，你跑到那也會把你抓回來的。

刁：好，我，再給你最後一分鐘時間，如果你不

把槍交給我，我就不認識你這個親姐姐，我就要你的命。

妻：（挺起胸）要槍沒有，要命拿去！

刁：有沒有？

妻：沒有！

刁：你再說？

妻：沒有沒有（刁長風拉住王妻衣襟，明晃晃尖

刀刺下，王妻一歪脖子，刺在肩頭上，王妻驚叫倒下，外邊有腳步聲，刁驚慌失措，欲從窗戶逃走，剛跳到桌子上去開窗，外邊的刺刀已迎面刺來，剛跳下桌子，門已經開了，王領着公安員甲乙上）

公甲：不許動（刁舉起手來，尖刀落地，乙上前給帶上手銬）

王：（見妻躺在地上）你咋的啦？

妻：（掙扎起來）叫特務給我扎傷啦！

王：扎那兒啦？

妻：扎到肩膀子上啦。

王：怎麼樣？

妻：不怕，（指刁）可別叫他跑了！

王：他已經跑不了啦。

公甲：放心吧，我們已經給他綁上啦。

王：我跟你說過吧，特務是六親不認，你不殺它，它就來殺你，反革命份子一天不死，咱們

好人就一天不安哪！

妻：他原先盡幹陰事兒來的？

公甲：他的材料我們很早就收集到啦，他是中美

合作所訓練出來的特務，國民黨的時候，他

就姦淫燒殺無惡不做，反動派臨垮台的時候

又把他送到監獄裏當犯人，解放出來以後，

不但不改過自新，反倒隱瞞歷史鑽進工廠造

謠破壞，今天在廠子裏抓住一個姓朱的特務

，他預備炸毀鍋爐，破壞生產，這個案件的主

謀人就是刁長風，（拿出炸藥，手榴彈）

這就是物證炸藥，雷管，手榴彈。

妻：姓朱的也是特務？這幫壞蛋太可惡（音悟）

啦，非得把他們都槍斃了不可。

公甲：才剛他又到街上去撒反動傳單，沒等撒呢

，就叫執法隊發現啦，打了兩槍，他就往這

邊跑來啦，當時沒有抓住，

妻：怪不得，我才剛聽見槍聲。

公甲：你們幫助政府檢舉壞人，尤其是自個兒的

親戚，這種精神是值得表揚的，

王：這說那兒去啦，這是咱們老百姓應當做的事

兒呀！

公甲：叫你愛人坐咱汽車到醫院裏去吧！

王：不用啦！傷不太重，明個兒到廠子裏醫務所

去看看就行啦！

公甲：走吧！

（向刁）

刁：（不走）姐姐你救一救我呀，我一步走錯啦

，以後我一定改過呀！

妻：現在已經來不及啦（看看傷）我沒有甚麼可

說的了（向公）同志！你把它趕快帶走吧！

公甲：（向刁）走吧！你那個姓朱的伙伴還在外

邊汽車上等你呢！你們這些殺人的特務是逃

不出人民『法網』的（外邊汽車聲，公甲開

開門）走吧！

——幕——

· 法 網 ·

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  
瀋陽市文聯編印